

靈燄

曹葆華著

靈

燄

靈
燄

給
念
生

沒有他
我是不會寫詩的

目錄

生命之歌

歌

歌

夜歌

夜歌

夜歌

十四行

366568

十四行

十四行

給

戀

我忘不了

馬

不同

有一次

她這一點頭

多謝你

悲哀

問

平常話

我的生命

寄詩魂

再寄詩魂

生命之歌

生命本來是一堵白牆，
上面沒有稀奇的花樣，
黑的悲哀和紅的歡暢，
任隨各人去把它填上。

人來到世界游走一遭，
自然會用五彩的顏料，



在白的牆上留下畫稿，
不管死後有無人知曉。

我原沒有掀天的本領，
使全世人民跪在埃塵，
一脚能够把地球踏平，
巍然顯露包天的雄心。

我也沒有哲理的幽玄，
三言兩語能解釋地天，

叫人領着奇特的語言，
一生努力地求它實現。

我祇是個「自然」的愛人，
海角天邊願處處遊行，
水的風光和天的幻影，
深映入我冷靜的衷心。

我祇是個「道德」的叛逆，
咒罵禮教常殺人流血，

口發雷霆把惡魔打擊，
免得世上再存留妖孽。

我祇是個「美麗」的頌徒，

願汗泥坑中現出花樹，

滿天全是優美的畫圖，

醜惡的一切藏入雲霧。

我祇是個「永久」的歌者，

願一切變成燦爛宏偉，

時間堆起不斷的城壘，
人們在上面不見冥晦。

總之我是尋常的尋常，
心中祇有智慧的燈亮，
手抓宇宙我張目遙望，
看見真理馳放着光芒。

這是上帝給我的聰明，
好到世上平安地遊行，

免得墮入繁華的中心，
偉大的靈魂遭受傷損。

我的詩歌原不是歡唱，
但也非那悲哀的餘響，
這是心潮自然的奔放，
流出唇邊變成了詩章。

我不注意它變紅變黃，
將它貼在生命的牆上，

跟着時光在空中發亮，
它也許永生，也許短喪。

歌

(一)

假如世上有一個女郎，

像那西方徘徊的月亮，

有那樣的美，

有那樣的光，

我這一生總不會悲傷，

我這樣地想，

我這樣地想。

我這樣地想，

我這樣地想，

我這一生畢竟是悲傷，

因為世上不會有女郎，

有那樣的美，

有那樣的光，

像那西方徘徊的月亮。

(二)

假如世上有一個女人，
像那天心浮泛的白雲，

有那樣的清，

有那樣的靜，

我這一生會不會飄零？

我這樣地問，

我這樣地問。

我這樣地問，

我這樣地問，

我這一生畢竟是飄零，

因為世上不會有女人，

有那樣的清，

有那樣的靜，

像那天心浮泛的白雲。

歌

(一)

山色反映着月光，

晚風送來了清涼；

他一人來到山邊，

悄悄地站在石旁。

呵！來到山邊，

站在石旁，

他本是等候那美麗的女郎。

(二)

蜻蜓在水上飛翔，

荷花發出了清香；

他獨自徘徊湖畔，

默默地俯首思量。

呵！徘徊湖畔，

俯首思量，

他是在想念那美麗的女郎。

(三)

天海掀起了雲浪，
雨點在空中飛揚；

他依依離開山坳，
孤冷地彳亍道上。

呵！離開山坳，

彳亍道上，

他不曾瞧見那美麗的女郎。

夜歌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萬朵白雲在脚下縈繞，
燦爛的羣星頭上閃耀，
一輪明月向前途導引，
清淡的天香流蕩周遭。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蒼茫的海面捲起波濤，

山嶽重重滿披上素縞，

輕風吹來雲雀的清歌，

天鷺萬千環繞我舞蹈。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陰森世界已化爲虛渺，

萬彙的聲息沉入寂寥，

我沿着太空慢慢翱翔，
在銀河岸上疾呼長嘯。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夜歌

我在花徑間躑躅來躑躅，
不知道靈魂飛向何方？
手中玫瑰吐不出芬芳，
口裡橄欖也不覺清爽。
我呼喚清風快快飛揚，
爲我吹去霧般的悵惘。

將我胸裡硃紅的熱望，

傳與夢中我愛的女郎。

轉首我求皎潔的月亮，

引我走進五彩的雲堂，

那裏會晤多情的嫦娥，

求她幫助我實現懷想。

我不知靈魂飛向那方？

祇在花徑間踱來踱往，

口裡橄欖不覺得清爽，

手中玫瑰吐不出芬芳。

夜歌

晚風吹起滿湖的綠波，
一陣花香從水上飄過；
我輕輕搖着兩葉槳兒，
向着長堤去採取蓮荷。
天空閃耀着明星萬顆，
清水中映出一灣銀河；

西方又掛起半輪新月，
一片清輝照白了山坡。

崖下正燃着幾點漁火，
金光縷縷照徹了深沱；
半山裡傳來一陣鐘聲，
驀地飛起兩三隻天鷲。

我不禁茫然昂首高歌，
任憑船兒在浪中顛播；

直到涼風送我到長堤，
我竟忘却去採取蓮荷。

十四行

自從我懷抱天真，告別了童年，
在少壯的塵途踏走，不料愛情
半路上露出花顏，散播着清芬，
誘引無知的思想，在狹道流連。
頻年愁雨，浸蝕了意志的門限，
煩惱鼓動狂飈，死向心靈索命；
因此生命的星火，消沉於不明

不暗之間，吐露着半死的輝焰。

我會幾度叩問蒼天，是否探索

人生的寶藏，祇在女人笑聲裡？

那皈依者的雲堂，詩人的天國，

能否讓苦痛餘生者魂靈歸依？

我每當遠鐘報黃昏，天寂地寞，

常覺死的芳芬，生與愛的別離。

十四行

你問我的本領到底多大？

我實在祇能抱着這顆心，

向真理的高山頂上攀爬，

默讀宇宙裡無字的天經。

我祇能在經中尋覓詩句，

合着大自然神秘的音調，

娓娓歌唱，使心靈的真趣

在歌聲悠揚中憑空馳躍。

我祇能喚起人傾聽神歌，

抓破了縈夢把混世超度；

天地間浮滿快樂的音波，

沒有半點兒悲歎與愁哭。

愛！你要愛我，就為愛而愛，

莫要用塵思把魂靈殘害。

十四行

當春光重返人間，黃鸝在柳陰
傾吐美麗的歌吟；我獨來湖畔，
賞玩水底的天青，與風香雲淡
挽托着鐘聲，飄過新綠的山林。
我於是伸手摸着胸襟，想數清
年來生命的收穫；料不到苦難
憂愁早填滿心靈，那都是孤單

培養的，它們已經把精神耗盡。

我歎童年的天真，少壯的希冀，

全被時光偷去；那西方的彩霞

正如我往昔夢裡的顏色，霎時

也會黯然消滅。但是夕陽西下，

到明天還能再來；生命的游絲

却經不起幾次風吹，幾回雨打。

給——

離開你，嫵媚的影兒就立在身邊，

滿懷的情緒，相遇着又不敢明言；

你切莫要笑我愚鈍呆痴，是原先

我活潑的靈魂顛倒了在你腳前。

你那一雙眼睛，閃出智慧的光圈，

指示我世道的狹隘，無知也可憐；

從那時候起，我推出了雲煙一片，

像盲人重開兩眼，得見化日光天。

你知純潔的東西，不分貴賤高低，

上帝接受着，心裏總是十分歡喜；

所以我不嫌寒儉，從平坦的心底，

取出了這細微的禮物，呈獻給你。

你，光明的天使，定知宇宙的精義——

人是一堆土，沒有愛的神液滲起，

怎能在世上抵禦那狂暴的風雨——
你不會不睜眼，任黑暗遮蔽天地。

戀

曙色悄悄爬上了窗簾，
驚起簷頭烏雀的囀噓；
我被裡伸手揉醒夢眼，
恍見她忸怩站在牀邊。

牆畔的玫瑰午夢方濃，
風偷馨香向亭內吹送；

我倚坐欄杆把書覽，
誦字行間閃出她的笑容。

烏鴉喚不轉山外斜陽，
蝙蝠樂得儘搖動翅膀；
我草上臥聽溪流歌唱，
林中常傳來她的步響。

午夜的鐘聲帶來凄寒，
壁上瘦影陪着孤單；

我坐在牀邊撫心慨歎，
生命被她帶去了一半。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一個春光嫵媚的清晨：

朝陽暖上了簷階，

窗前掠過燕影；

柳陰下閃翅的鶯兒，

唱和溪流清悠的歌吟。

她斜視山外天青，

輕煙逐弄流雲，

俯身欲取花上顏色，

描繪出自然美麗的胸心。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一次長夏風涼的黃昏：

蝙蝠草場上飛舞，

牛羊駝走山青；

幽澗邊古老的茅屋，
默數山廟舒緩的鐘鳴。

她懶看蜻蜓弄水，

蝴蝶倦臥蓮心，

促我快托夕陽回家，

免得黑夜偷來沿路擾人。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一晚涼秋清夜的月明：

桂香浮繞着亭欄，

蟋蟀喚叫飛螢；

西北天燦爛的星斗，

契賞大地瑩澈的芬馨。

她半臥淺草地上，

兩目吐露溫情，

叫我從此休嗟命苦，

她看清楚了我愛她的心。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這樣漫漫冬夜的孤冷：

黑雲偷走了月色，

冷風天上呼尋；

白楊環繞遠處墳場，

宛如一座陰暗的冥城。

我兩手緊抱心靈，

默索舊日溫馨，

忽聞鴉鳥夢中墜言，

悲哀本是詩人們的生命。

馬

從前我是雄駿的駒馬，
兩眼展放五彩的光霞，
萬縷青烟繚繞着四足，
口發雷霆把山河叱咤。
我曾想一日走遍天下，
能東起黃海西到流沙，
飛騰上天空俯看世界，

顯出萬古獨有的豪華。

現在我不料變成驚胎，
胸中儲存滿天的悲哀，
站在冷風裡不住顫抖，
露天下又怕紅日高曬。
我只想背上卸下負載，
終日獨處在荒遠山外，
照着時光從身邊掠過，
悄悄地引我走入墳台。

不同

那天我看見她的名字，
心裡會浮出滿天的歡喜；
因為我在那字兒中間，
發現了宇宙至上的美麗。

今天我瞻仰她的容貌，
胸中却湧起濶天的煩惱；

因爲我在那眉目當中，
祇瞧見萬古人類的好狡。

有一次

有一次我曾這樣設想，
當樹上黃鶯歌頌着春光，
我說世上有愛我的女郎，
我將向着她放情地歌唱。
我將歌唱她白嫩的臉龐，
我將歌唱她素淡的衣裳，
我將歌唱她身上的一切，

像樹上黃鶯歌頌着春光。

可是我雖然這麼樣設想，
世上却沒有愛我的女郎。

有一次我又這麼樣想過，

當一隻雁鷺正飛渡天河，

我說天地間有女人愛我，

我願爲着她把生命消磨。

我願意爲着她行走沙漠，

我願意爲着她海上奔波，

我願意爲着她忙碌勞苦，

像那一隻雁鷺飛渡天河。

可是我縱然這樣想過，

天地間總沒有女人愛我。

她這一點頭

她這一點頭，

是一杯薔薇酒，

傾進了我的咽喉，

散一陣涼風的清幽；

我細玩滋味，意態悠悠，

像湖上青魚在雨後浮游。

她這一點頭，

是一隻象牙舟，

載去了我的煩愁，

又轉運來花香幾縷；

我佇立台階，情波蕩流，

剎那間照見美麗的宇宙。

多謝你

女郎！多謝你嫣然一笑，
指出上天光明的大道，
我像豁然跳上了雲霄，
瞻視天宮舞宴的熱鬧——

你照，你照，

清風唱着歡歌，

明月嘻起嘴笑，

萬顆星兒開始樂天的舞蹈。

女郎！多謝你嫣然一笑，

顯示造物佈置的奇巧，

我像恍然躡入了春郊，

領受自然優美的圍抱，——

你煦， 你煦，

花葉蝴蝶般飛，

溪流活活的叫，

千萬蜂兒哼起長天的歌調。

女郎！多謝你嫣然一笑，
消去人生尖峭的暗礁，
我像悠然踏上了坦道，
贊賞青春醉人的美好——
你照，你照，
心兒跳出牢籠，
靈魂世外飄搖，
迷茫中我捉着生命的至寶。

悲哀

悲哀呀！你真令人害怕！
綠紗燈下伸出了爪牙；
一把推我在紫羅帳下，
我周身遭着痛苦鞭打。

你唆使靈魂喊叫飢荒，
糜爛的心上東衝西撞；

不知道世界這般荒涼，
我往那裡買愛的米糧？

你啊！頂好施一點恩惠，
將桌上桂花變成墳壘；
讓我在那裡永遠安睡，
免得再作人羣的傀儡。

不然，你就請快快遠走，
好讓幻影作我的朋友；

我與他談心，與他握手，
瞬間看出天地的悠久。

問

你玩的什麼法寶？女郎！
每逢你翩然走近身旁，
我心中就有巨雷作響，
眼前閃動五彩的光芒。
我的靈魂飛出了胸膛，
茫茫宇宙裡上下飄蕩，

一時飛到快樂的雲鄉，
一時又墜入地獄掩藏。

我周身感受夏日炎狂，
嚴冬的霜雪頭上飛降，
剎那間經過春溫秋涼，
我茫然墮入萬重迷惘。

你玩的什麼法寶？女郎！
好像上帝不及你高強，

在你身邊我一切遺忘，
大好天地也變了形像。

平常話

你既不嫌我窮苦寒儉，
愛！那你就請摸進胸膛；
這裡不會有妖魔猖狂，
阻攔着我們登上天堂。

你何必爲我過分思量，
怕黑暗遮了前途光亮？

要知在愛神翅下掩蔽，
天地間可以橫冲直撞。

並且愛，就當具有勇氣，
天壓下也要伸臂撐起；
即使雷火會把人焚斃，
我也不應有絲毫顧忌。

愛！你是我心中的神靈，
快快燃起燦爛的明燈；

等宇宙毀滅，天地消沈，
一點心燄仍閃着光明。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是一張白紙，
上面沒有美妙的文詞，
雖然我寫了許多年日，
祇是幾行模糊的黑字。
上帝！
請給與我神秘的啓示，
一手抓着宇宙的大智，

我能寫出偉大的詩歌，
使萬人歡唱忘却生死。
不然，

我求你把這白紙焚燬，
像一縷青煙倏然消逝。

我的生命是白紙一張，
上面全無美麗的花樣，
縱然我畫了不少歲月，
滿紙仍是無限的悵惘。

上帝！

請指示我愛情的寶藏，
兩眼瞧見天地的靈光，
我能畫出五彩的長虹，
緊緊貼在永恆的牆上。
不然，
我願你將這白紙撕碎，
讓惡風吹向四方消亡。

寄詩魂

呵！
寥廓的西天湧起烏雲，
血紅的日輪向海外飛遁；
雷霆震燬了天堂的樓閣，
銀河上消逝億兆的明星；
巍峨的山獄在風中崩墮，
大地沉沉被黑霧吞併；
世間的萬物皆黯然悲泣，

這陰沉的宇宙像快要消泯。

請現身！你偉大的詩魂，

至高無上宇宙的神明，

茫茫天地間萬物的主宰，

人世上一切生命的生命！

請快帶着那慈母的溫柔，

歷代聖賢們哀世的憐憫，

出來給我最後的慰安，

灑滴下幾顆同情的淚晶。

呵！我不求你招回陽春，
滿地渲染五彩的霞雲，
百花的芬芳充溢寰宇，
空中繚繞百靈鳥的歌吟；
我便抓着你無形的羽翎，
輕輕飛上那縹渺的天庭，
傾聽宇宙神秘的音樂，
窺探大自然幻變的真蘊。

你看鬼影扯破了衣襟，
我頸上套着沉重的鐵繩，
熊熊的火燄快燒上身體，
凜冽的旋風在頭上繞巡；
我的眼淚像山泉奔流，
苦痛的靈魂在心中哀鳴，
唇邊剩餘着垂死的呼吸，
向人間招不來半點回聲。

呵，詩魂！我生來原非愚鈍，

智慧的光彩在眼中閃明；
胸懷蘊藏着天地的浩氣，
心中潛伏烈火般的熱情；
我崇拜宇宙包羅萬彙，
仰慕那海洋自由的狂奔；
我願在時間不斷的牆上，
刻畫出人類超越的光榮。

但是我舉足跳入了紅塵，
失望的冷灰就灑上衣襟，

塵沙蒙蔽了銳敏的兩眼，
禮教枷鎖着活潑的性靈。

我好像行人夜入山林，

黑暗裡不見一綫的光明，

耳邊祇傳來人類的歎息，

遙應着冷風裡萬物的悲吟。

我因此踱入幽深的典墳，

探索這人生奇幻的底蘊；

尋求萬代不滅的真理。

把枯萎的生命滋養繁榮。

我不管日月怎樣運行，

世間變換過多少奇景；

我祇願燃起希望的燈火，

在古今的原野上晝夜摸尋。

那知道書中堆滿了疑問，

書庫祇是個埋人的墳塋；

我消磨了許多美好的歲月，

仍輾轉在黑暗中抓不住光明。

我再不信典籍裡藏有明鏡，
能顯照茫茫宇宙的玄冥；
看那些白髮銀髯的學者，
臨死時誰不歎誤入了迷津。

呵！我胸中瀰漫滿天的苦悶，
靈魂又緊緊守抱着堅貞；
我不敢歌頌杜康的偉大，
在夜光杯裡淹沒了生命；
我不敢讚美雪茄的玄秘，

昏沉中消去寶貴的青春；
那少女們香美紅嫩的嘴唇，
也不能吸引我飄蕩的心情。

因此我想求你偉大的詩魂，
保護我天生崇高的靈性；
許我安臥在你溫柔懷裡，
超脫那一切塵絲的紛紜；
我終日依着心靈的搖震，
口中吐出美麗的歌吟，

溶化這生命層層的積鬱，
引來歡愉的泉流沖蕩胸心。

呵！我還想求你增大歌聲，
招來宇宙八荒的回音，
喚醒那萬年酣眠的崖石，
牽挽着晝夜奔馳的日輪，
使滿天的羣星爲我起舞，
海底的蛟龍和唱着歌韻；
塵沙裡顛仆的芸芸衆生，

都匍伏在地上默爾傾聽。

那知我早失掉童年的天真，
血液中消去了少壯的精敏，
生命的顏色消褪了殷紅，
心靈已沒有超然的反應；
我不感覺天地雍穆澄清，
四方的風聲含藏着叶韻，
太陽能放射燦爛的光輝，
驅散我眼前凌亂的鬼影。

呵！我又不能叫起靈魂，
飛馳太空把宇宙繞巡，
捲回海外雲藹的色彩，
招來天鷲環舞的歌聲；
使我重整心中的破琴；
吻合着天地高低的節韻，
我細細彈出自然的真調，
將優美的音波送入青雲。

呵，詩魂！你請聽我哀懇，
快緊緊捉住這悲慟的呼聲；
勿讓它飛進陰沉的世界，
打破了萬物清幽的夢境；
人們悼惜天才的消沉，
同放出哭聲震撼山陵；
我一生哀慟愁傷的話語，
變作後世人誦讀的聖經。
呵！你快叫狂風吹散愁雲，

海洋息止着喧天的悲鳴，
天空暫停滂沱的血雨，
那急掣的電火捲去雷霆。
我好扯開遼闊的胸襟，
赤着兩足，長髮披散後頸，
大步踏進幽深的墳墓，
懷抱「永恆」悄悄與天地同眠。

再寄詩魂

呵！你在那裡？偉大的詩魂，
我窮蹙生命皈依的神靈！
那矗立雲霄雄奇的山巔，
月光汨濫中漫長的海濱，
天野上羣星縱橫的列陣，
清風搖蕩裡蒼翠的森林，
以及海天外茫茫的白霧，

我都飛遍了，將你找尋。

現在滿天飛降着血雨，
空中密佈慘暗的黑雲；
喧天的霹靂在四方咆哮，
電火焚燒遍野的叢林；
奇異的禽鳥逃出了巢窟，
猙獰的野獸在山下狂奔；
蒼古的巉崖也快要崩裂，
你仍然默默掩藏着身影。

呵！你快跨長虹飛下紅塵，
顯出莊嚴燦爛的軀身；
一手招回大地的沉默，
高聲喚轉自然的清馨；
使 谷的景色佈滿人間，
濛濛的浩氣環繞乾坤；
我趁着四方清靜幽寂，
將苦痛的喧嘩逐出心境。

呵，詩魂！記得你前次施恩，
捉着我生命絕望的呼聲；
我方欣然想走進墳墓，
瞧看陰冥世界的情景；
我想一人把握着永恆，
超脫人寰自古的沉悶；
一眠睡去五千萬歲月，
不管宇宙到將來怎樣消沉。
那知我剛剛踏足墓門，

怯弱的手指就扯着衣襟；

無限昏迷佔領了感官，

心中突起驚人的雷霆；

我恍覺陰風吹來凄冷，

前途鋪滿刺人的荊榛；

哀慟的哭聲從遠方飄至，

一陣陣打擊着戰慄的靈魂。

我同時又想生死的劃分，

祇一堵牆壁在中間隔定；

不管那牆高直達雲漢，
牆邊縈繞黑濛濛的霧雲。
既然牆東是荒蕪蕭瑟，
牆西又怎能燦爛光明？
自古哲人都瞧不清牆外，
歷代的詩人也猜想冥冥。
呵！我於是不敢舉步再進，
祇得回首把人世觀省；
天邊忽然張掛起彩虹，

萬點星光環侍着月輪，
清風播散九天的絃樂，
茉莉的馨香充滿寰塵，
從前喧嚷跳梁的物類，
都沉入地中掩藏了形影。

因此我跟着幻想的導引，
回返人間把舊路重行，
希望世界能超出黑暗，
億兆羣黎向光明裡度生。

過去的時光帶走醜惡，
未來的歲月含着芳芬；
偌大一幅宇宙的圖畫，
滿載着清平和樂的光景。

因此我取出高貴的愛情，
向着人們慷慨地送贈，
不問南海島上的少女，
西天風沙裡蜷伏的老人。
我希望熱血注入人心，

洗滌靈魂上罪惡的污暈，
人們不再食自私的漿果，
吐出火焰焚燬綿繡的文明。

呵！那知世界是頑石堆成，
人羣滿懷着魔鬼的惡性；
玲瓏心底噴出的血滴，
值不上一縷肌肉的芳馨；
潔白胸中傾吐的話語，
祇招來無數咒罵的回應；

我消盡了生命燦爛的靈火，
那理想的明鏡反化成灰燼。

從此我墮入煩惱的坑阱，

失掉了衝動生命的車輪；

靈魂在天空東奔西馳，

胸中密佈着悲哀的陰雲；

我常覺時光過得遲慢，

世上萬物滿蒙上灰塵；

我日夜拖着無形的鐵鍊，

一步一步向黑暗中進行。

呵！現在我求你聖水幾瓶，

沖洗滿身塵俗的羶腥；

臉上不留苦痛的痕跡，

心中祇儲存兒時的天真；

我睜目不見人心的奔狂，

伸耳不聞魔鬼的呼聲；

天宇之下我超然獨處，

一片心靈與自然融混。

有時我能隨你的幻影，
逍遙輕快在太空遊行，
觀看大鵬在朝陽裡沐浴，
閃翅遮掩遼闊的海濱，
絢爛的日光射入洋底，
擾亂蛟龍在崖石下打盹，
鳳凰雙雙飛翔過滄海，
激起那百鳥歡欣的歌聲。

有時我能依你的足印，
悄悄地獨自踱入蓮心；
偷看花蚊哼唱出歌調，
招下了星光照耀湖亭，
多趣的青蛙戲弄蝦蟆，
笑聲哈哈常衝散青雲，
夜風愛慕歡愉的世界，
偷帶着天香從九霄降臨。

呵，詩魂！你請聽我所懇，

快施捨上帝悲天的慈憫，
垂顧這一腔赤紅的熱血，
救護我少年蓬勃的生命；
免得大地閃耀着火燄，
上下八荒有雷霆轟震，
我還用雙手擒捉眼淚，
蓬髮垢面大聲哭向着天庭。

5,000

87

2/6.9.11 購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初版

實價四角

著者 曹葆華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不許翻印

#82

\$56044